

55 島田莊司
系列

龙卧亭 / 杀人事件下

刘珮璋
译

〔日本〕
島田莊司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55 島田莊司

龙卧亭 / 杀人事件下

刘珮璋译

〔日本〕 島田莊司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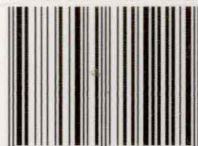


冈山村的连续杀人事件愈演愈烈，甚至连尸体都被盗走肢解，包裹在重重山雾中的村庄宛若人间地狱……

村民们口中的因果报应究竟指的是什么？在一个阴森恐怖的深夜里，传说中的杀人魔——都井睦雄的亡魂居然重返人间！他为何要杀死三十个人？昭和时代的惨案又为何会在当代重演？震撼人心的结局，五十年来的宏大谜团即将揭晓！

上架建议：畅销·推理

ISBN 978-7-5447-1522-5



9 787544 715225 >

ISBN 978-7-5447-1522-5

定价：25.00元

田莊司
系列

龙 / 杀人事件下 田莊司

刘珮璋
译

〔日本〕 著
島田 莊司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卧亭杀人事件.下 /（日）岛田莊司著；刘珮瑄
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2
（青马文库）
ISBN 978-7-5447-1522-5

I. ①龙… II. ①岛…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4770号

RYUGATEI JIKEN, Vol 2 by Soji Shimada
Copyright © 1996, 1998, 1999 Soji Shimad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1996, 1998 and 1999 by KOBU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0-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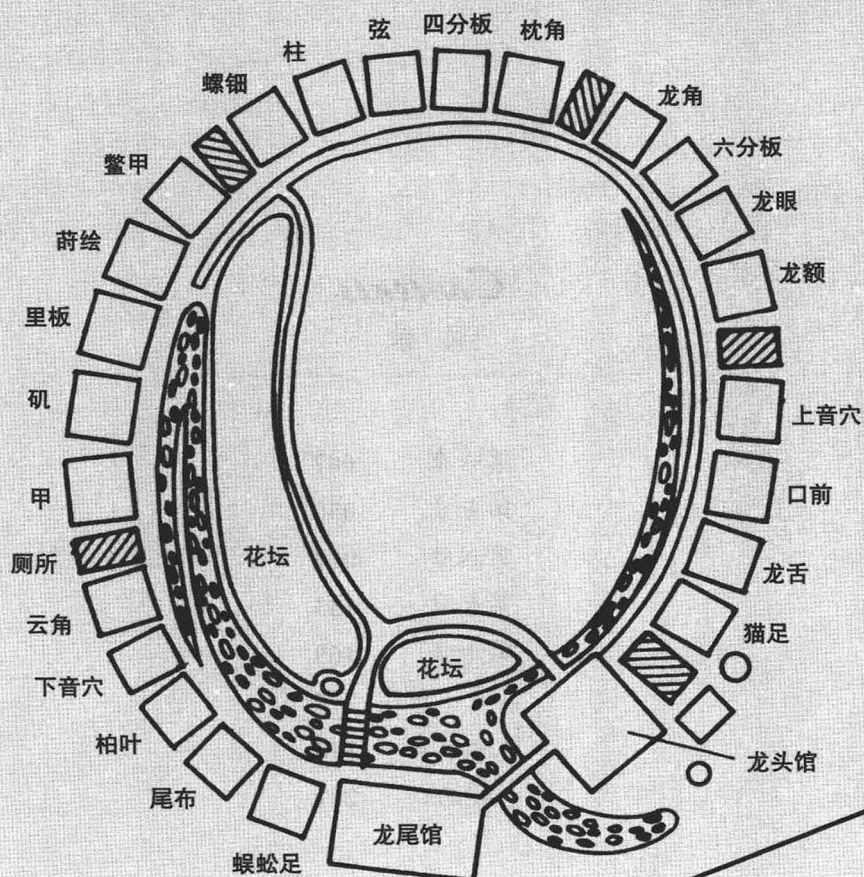
书 名 龙卧亭杀人事件.下
作 者 [日本] 岛田莊司
译 者 刘珮瑄
责任编辑 冯一兵
原文出版 光文社，199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 890 × 128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522-5
定 价 2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 录

第六章	007
第七章	050
第八章	071
第九章	133
第十章	169
第十一章	217
第十二章	240
后记	281

龙卧亭全景



第六章

1

之后，龙卧亭、贝繁村，还有警官们，全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情况非常严重。

首先是三位警官，不知道是不是得了忧郁症，全都变得像是哑巴一样，看到我们完全没有笑脸，只会朝我们点点头，即使我们主动和他们说话，也顶多点头或摇头回应。村民们呢，在此之前还偶尔会和龙卧亭的犬坊家往来，但现在则完全不靠近此地一步，即使是对我们这种住宿的客人，也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在路上看见我们，村民就会在远处绕道而行，避开我们。在我去邮局付邮费的路上，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形，好像我得了会传染的不治之症一样。受到这样的待遇，我觉得很不舒服，这也许也是对陌生异乡特有的反应。

还有一件事应该要大书特书一番，就是我好象又看见了上次那个亡灵，只是这次，我不是直接看到他，而是在犬坊菊子被杀的那间“四分板之间”的芦苇草帘门中，看见了模模糊糊的人影，还有像是插在头上的手电筒灯光，左右摇晃着。

光一下子就熄灭了，就我所观察到的，并没有人从“四分板之间”走到走廊上。第二天吃早餐时，我也问过其他人，但是前一晚并没有人进入“四分板之间”做一些奇怪的事。这么一来，这个应该就只能亡灵了吧。

留金八十次的尸体被发现两天后，大家决定要为留金八十次、犬坊菊子和仓田惠理子举行联合葬礼。听说，菱川幸子的遗体由她的父母、兄弟到贝繁警署领回，并开车运回了京都的家。当时菱川家的人并没有来龙卧亭打声招呼。小野寺雏玉已经在津山办完葬礼，中丸晴美则在贝繁的家中举行了葬礼（在没有遗体的情况下）。犬坊夫妇虽然参加了中丸小姐的葬礼，但好像备受冷落。这告诉我们，因为这次的事件，犬坊家的处境每况愈下。

因为这样的情况，犬坊菊子的葬礼也没有在龙卧亭盛大举办，应该是担心村子里没有半个人会来吊唁吧。而留金的亲兄弟也都过世了，没有人会来参加他的葬礼，所以决定干脆在村子外的火葬场将三人一起埋葬，葬礼的费用也全部由犬坊家负担。

一方面是因为三个人都是同一事件的牺牲者，另一方面，贝繁村之前好像也有过相同的案例，虽然在我们看起来是有点奇怪的联合葬礼，但贝繁村的人却比较能够接受。葬礼还是很花钱的，听说仓田家并不是很富裕的人家，对于丧葬费用由犬坊家负责的提案，也认为这在道义上是理所当然的。

从四月七日起，三人的棺材就安置在贝繁村外，是离橘暗渠较近的一个叫作棚藤的地方，准备第二天合葬。那里有座火葬场的休息室，他们计划将休息室作为联合葬礼的会场。龙卧亭在村子里已是臭名昭著了，大家都避之不及，可想而知，会来吊唁的人应该是寥寥无几。

葬礼当天早上，我赶着做记录，我想如果有需要的话，还要再复印寄给远在奥斯陆的御手洗。上一封信，只写到仓田惠理子的死，寄出那封信回到龙卧亭之后，犬坊菊子就被杀了。所以寄给御手洗的信里并没有提到菊子的死。之后还找到了留金八十次上吊的尸体，这个御手洗也不知道。

葬礼当天早上，我原本想找适合丧礼穿的衣服，但是出门在外，根本没有带这样的衣服在身上，只能尽量穿黑色的衣服了。我只有一件毛衣，再穿上西装裤，而不是牛仔裤，除了犬坊家的人以外，其他住宿的客人的处境好像都和我类似。

火葬场所在的棚藤离龙卧亭相当远，对都市人而言，应该是要坐车的距离。但是因为很难借到可以容纳所有人的车子，而且那个距离也不是远到无法走到，所以，在吃过早餐后一个小时，我们大家便慢慢沿着苇川往火葬场走。那天是阴天，加上是要去参加葬礼，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苦闷的。我和守屋、坂出走在一起，我们的话都很少，因为完全无法了解真相，所以大家都对案子的情况感到绝望，而且已完全厌倦讨论了。一来是没有新的资讯，二来自己也没有新的推论，所以大家都默默地走着。

途中，我们经过了橘暗渠的旁边，我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和我想象的多少还是有点不同。橘暗渠将苇川的水引入后，在与苇川的交接处设置了水门，这点和我想的一样。但是，引进来的水就像河水一样流到附近的水田，而水池就位于河的入口部分。面向田地的水路变成了隧道，从水池的边缘潜入地底下，隧道口设置有金属栅栏，以阻挡大型垃圾侵入，所以人也进不去。总之，这里给人的印象就是灌溉用水路的一部分，而不像是水池。

水池看起来不是很干净，水面上漂浮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木板、黑色的塑料，不知道该把尸体丢到哪里去的人，会想到这里也是理所当然的。周围基本

上是用石墙围起来的，也有一部分是灌水泥的。旁边低于水面的道路一带有一些草地，这个部分的岸边钉入了一整排原木，以防止土石流入。水面很宽广，应该有学校比赛用的游泳池那么大的吧。

站在岸边放眼望去，四周都是水田。但苇川对岸就是山坡，竹林一直延伸到岸边，在河川东边展开的水田，因为是在山区，所以并没有那么宽阔，约在五十米的前方就已经碰到山壁了。南北向狭长的水田，主要沿着苇川的东岸，细细长长地延伸着。道路也是沿着苇川而建，但右边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小径岔出，穿过水田往前延伸，好像一直通往散落在山脚的农家，我仔细一看，每户人家的屋前都停了一辆轻型汽车。

经过橘暗渠后，我们仍继续往前走，离开龙卧亭后我们已经沿着苇川走了一小时。里美走在前面，走入一条我刚刚说的往右边的小径，朝右边的山脚走去。然后我看见山里有一个巨大的烟囱，以及用砖块堆砌而成的古老的火葬场。

当我们到达之后，我看见建筑物是建在被竹林环绕的空地上，那块地没有铺柏油，上面纵横交错着被汽车轮胎辗过的痕迹。但是当天早上，建筑物对面的宽广空地上只停了两辆轻型汽车，而且我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的。

火葬场是座阴森森的建筑物，我们沿着它慢慢绕到后面去。走在竹林低垂、沿着建筑物而建的像是小巷的路上。一绕到后面，潮湿的泥土味和植物香气就越来越重，我还闻到了看见亡灵那天晚上所闻到的独特的火葬场的味道，虽然是若有似无的。休息室的入口就在附近，摆放了好几个葬礼用的黑白花圈，即使是三个人的联合葬礼，花圈的数目还是寥寥可数。

入口有好几扇镶了玻璃的木门，已经被集中推到左右两侧，使入口显得很宽敞。一走进去，正前方就是盖着白布的祭坛，上面放了棺材、白花还有三张遗照。但是，我注意到门上的玻璃破了一片，便觉得莫名的忐忑，要举行葬礼这种严肃仪式的地方，玻璃居然会破了一块。

被布置成葬礼会场的火葬场休息室，有着漆黑冰冷的地板。当我们龙卧亭的一行人鱼贯进入时，我还清楚记得我们和先到的人打招呼时的诡异气氛。所谓先到的人，就是之前的三名警官和犬坊夫妇，他们和穿着灰色衣服的火葬场管理员站在一起，表情严肃地交谈着。我一看左右两边，上次见过的鉴证人员又来了，或蹲或站地不停忙着，在停车场看到的车子好像就是他们的。

我和坂出一边与他们点头打招呼，一边靠近福井他们说话的圈子，警官们也应付似的对我们点点头，然后就再也不看我们，匆匆忙忙地走到外面去，好

像要离开的样子。我觉得很不安，想问田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没有看我的脸，默默地跟着上司走了。

“发生了什么事吗？”坂出说，并将手搭在一脸茫然的犬坊一男肩上。

“啊？哦！”犬坊一男终于回过神来了。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不，没有什么啦。”犬坊好像很心烦地说。

他慌慌张张地四下张望，到底在看什么呢？原来，他是在意刚才就一直默默地认真工作着的鉴证人员，我觉得犬坊一男这样的举动很不寻常。

“你来这里一下，麻烦请过来一下。”犬坊好象还有话要说，便靠近摆放在白布上的三口棺材中的一口。我看见棺材的表面覆盖了一层像是沙子的东西，变得又黑又脏，犬坊一男不断用右手指着棺材盖上的小窗，我和坂出便凑过去往里面一看，只看见很多菊花，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旁边还有阿通母女和里美，她们也跟着我们一起往小窗里看，二子山父子和守屋也学我们做相同的动作。我和坂出又去窥看另外两具棺材，其中一具棺材的小窗是关着的，所以我们便将小窗盖滑开，往内看，但也只看到菊花，窗盖和窗户的四周也是又黑又脏的。

“这个也只看到花。尸体呢？”坂出说完后，犬坊爽快地回答：“被偷走了。”

我们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异口同声地发出“啊”的一声，震撼了整间休息室。阿通的小孩虽然不懂什么意思，但也学大人发出叫声，鉴证人员听到我们发出的声音，也立即转过头来看看我们，但又立刻继续工作。

“有人打破那块玻璃，撬开那扇门，将三具尸体从棺木中偷走了。”从犬坊的声音里听得出他受到了严重的惊吓，我们也有相同的感觉。

“这些黑色的东西是铝粉，是采集指纹用的，因为留金的尸体已经放了很长一段时间，本来是不想让客人看的，但是现在尸体不见了，连葬礼都无法举行了。”犬坊一男说完后，我们全都一脸茫然，不发一语。

“为什么尸体又会被偷走呢？”坂出双手抱胸说着，但是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我们已经厌倦这样怀着疑问、绞尽脑汁思考的行为了，这个事件让我们从心底感到不解。

“但是，尸体可以这么容易就偷走吗？”坂出说。

他的脸上有着愤怒，还写着“别再闹了！”的情绪。我可以体会他的心情。

“不，这里的确有盲点。”坂出双手抱胸说道，“在这种深山里，不只是昨

晚，平常警察也根本没有戒备，可能只有管理员一家人住在这附近吧。门虽然有锁，但是锁很小，只要在半夜打破玻璃，就可以伸手轻轻松松将锁打开。因为我们完全没想到尸体又会被偷……但是，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偷尸体呢？凶手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完后，又陷入了沉思。

“这已经是尸体第二次被偷了吧？”我说。

“嗯，是啊！”

“第一次是将尸体加以破坏后再肢解，然后丢弃在河川和鸡舍中。这次可能也是这样打算的吧！”我说。

“或许是吧！”守屋回应。

“那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

“或许，凶手的目的是要再次丢弃尸体。”守屋说。“凶手偷走尸体后，加以损毁再丢弃，应该是想要表达些什么吧？”

“丢弃是指？”坂出转向守屋问道。

“就是在尸体的额头上写字，然后将尸体分割……”守屋边思考边说。

“那他是想要表达某些东西吗？”

“是的，他或许是想告诉我们他丢弃的地点，也可能是告诉我们他用什么方法丢弃，我在想，凶手应该是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吧。”守屋说。

“那他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要好好想一想。”

“也就是说……”犬坊育子开口说，“菱川幸子的头被放在木筏上，然后丢弃在橘暗渠，是凶手为了传达某些信息给我们吗？”

“恐怕就是这样。”守屋说。

“放在木筏上的人头，额头上被写了‘7’，然后丢弃在橘暗渠或苇川，再将身体弃置在法仙寺的鸡舍，种种事情，是因为凶手想传达信息给我们吗？”

坂出简单地说：

“是的。”

“那到底是要表达什么呢？”育子问。

“嗯，请等一下，如果凶手想告诉我们什么，应该不会用这么拐弯抹角的方式吧！直接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送到龙卧亭不就好了吗？”坂出说。

“一般人应该会这样做，但凶手可能是没办法做到吧。他之所以不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不想让人找到任何线索，也就是说，凶手有他不能这样做的理

由。”守屋说。

“原来如此。”坂出点点头。

“那理由是什么呢？凶手不会写字？不想让别人认出笔迹？或者说因为有人认识他的笔迹，所以他无法写信给我们？只要一写信，就会暴露身份，所以……”

“但是，即使如此，不是有种方法，是将报纸或杂志上的字剪下来拼贴成一封信的吗？”里美说。

“对啊。但我总觉得他不是因为这个理由，而是另有其他更关键的理由。”

“我不觉得他是想说些什么。”育子说。

所有的人不再说话，等着育子继续说下去，但是她露出沉思的表情，并没有再说一句话。

“如果不是想表达什么的话，那是为什么呢？”犬坊一男代替大家问了这个问题，但他的妻子仍然继续思考着，好半天没有回答。不久之后，她才小声地说：“我也不知道。”

“无论如何，将尸体偷走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凶手刻意这样做，并不是普通的执著。”我说。

“是啊，是很麻烦。”坂出也说。“但我还是完全不了解凶手的意图。”

我们也点头表示同意。

联合葬礼不能因此停办，犬坊家已经通知村里的人要举行葬礼了，就算没有人会来吊唁留金和犬坊菊子，也应该会有人来吊唁仓田惠理子吧！如果现在告诉大家因为尸体不见，所以延期举行葬礼的话，不知道在村子里又会传出什么闲言碎语。棺材盖上有个小窗子能够看到尸体的脸部，这是可以打开的滑动式盖子，将这个窗子封起来的话，就可以糊弄过去而不会引起客人的怀疑，应该就能顺利举行葬礼了。当天的葬礼，就是用这种方式举行的。

但是葬礼结束之后，因为没有尸体可烧，根本没必要特地送去焚化。幸好到了要烧棺材的时候，所有的客人都已经回去了，棺材内没有遗体的事才被村民发现。伤脑筋的是，仓田惠理子的母亲说要见女儿最后一面，我们本来想说算了，干脆跟她说实话，但是她又立刻改变心意说不想看了，这件事才得以安全过关，没掀起轩然大波。

只是，若不赶快解决的话，总有一天还是会传出去的。因为吊唁的客人没有一个人看到过遗体。既然如此，还是请警方出面向仓田的家人说清楚比较好。

当天晚上，龙卧亭的晚餐气氛仍然非常凝重。中丸晴美和仓田惠理子的空缺由育子、里美和阿通补上，进入厨房帮忙，总算可以撑得过去，晚餐才能陆续端到我们面前，但是，晚餐的食物看起来是很贫乏的。

就像里美告诉我的，犬坊一家人已经开始在考虑等事件告一段落后要去何处安身，他们好像打算离开这里。我是认为，其实还不用想那么多，但是换个角度想，如果他们真的可以离开的话，也算是幸运的了，因为，这代表他们全家都逃过了一劫。

那天晚上，我们吃完了稍迟的晚餐，喝完了日本茶之后，便三三两两地各自起身回房。这时，我听见门帘那一头的电话好像响了，还听见犬坊育子拿起话筒接听的声音。但我没想到这通电话居然和自己有关。所以我站起身来，正打算回房。这时，门帘被掀开了，珠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看见了犬坊育子的脸。

“石冈先生。”她叫住我。

“是的。”我回答。

“您的电话。”她说。我感到很意外。

“是吗？谢谢你。”我回答后，就往屋里走去。当我钻进门帘时往后一看，没有看见县警局的警官们，所以我想应该是田中打来的。

“喂！你好，我是石冈。”

“是石冈和己先生吗？”是一个从没听过的陌生男声。

“是的。”

“有你的电报，要我现在念给你听吗？还是要寄给你？”

“电报？是谁发来的呢？”我很讶异，因为我不知道是谁发的。

“是国外，从挪威发来的。”

我吓了一跳，原来是御手洗！“啊！我知道了，很长吗？”

“不会，很短。”

“那请你念给我听，现在就念！”我很焦急。

“你准备好了吗？”

“嗯，好了。”

“破坏龙，御手洗。”我只听见电话那头的男人这样念，我完全不懂意思，沉默了片刻。

“要再念一次吗？”对方对我的沉默似乎感到很不安，过了一会儿后，又

这样问我，我心里觉得一惊。

“啊？只有这些吗？”

“是的。”

我又再度沉默，然后整理了一下情绪，便说：“麻烦你再念一次。”

“破坏龙，御手洗。”

“果然只有这些。”

“是的。”

“破坏龙？破坏龙？这是是什么意思？其他真的什么都没写吗？”

“什么都没了。”

“哦，是吗？”

“这样可以了吗？”

“是的，可以了，谢谢你。”

我挂上电话后回到大厅，客人几乎都已经回房了，只剩下女人们忙进忙出的在收拾碗盘，就是育子、里美、阿通还有小雪。四岁的小雪也用两手端着没有汤汁的小碗盘，跟着母亲走在通往厨房的走廊上。犬坊一男则在整理坐垫，我也过去帮忙，好像是从洗手间出来的二子山一茂也来加入我们的阵容。

“那个……”我对犬坊一男说。

“什么？”他停下手回答。

“我想冒昧请教一下……”

“唔，是什么事？”

“中庭的那条龙。”

“嗯，龙怎么了？”

“那个很贵吗？”

“很贵喔！”

“大概多少钱？”

“嗯，大概五十万左右吧！”

“五十万！”

“是的。”

“真贵啊！”二子山在一旁插嘴。

“要那么多钱吗？”

“设计费还不含在内哦，如果加上设计费，大概要一百万左右吧！”

“啊？好贵啊！”

“那个怎么了？”

“你喜欢它吗？”我问。

“挺喜欢的，那是我们家的象征呢！”

“是啊，的确如此。”

“那个怎么了？”

“那就不能破坏了呢！”我战战兢兢地说，犬坊一男把嘴巴张得大大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不要开玩笑，真是无聊！”然后他就赶快继续他的工作，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

“不可以破坏哦，石冈先生，那么贵的东西。而且，你要怎么破坏呢？那是金属制的，很坚固呢！”二子山一茂也说。

我心想，说的也是。

2

我慢慢走向房间，拿着换洗衣物一个人到龙头馆去洗澡，回到房间后，又想着御手洗写给我的电报内容。想累了，就在大学笔记本上继续写我的东西，写累了，就又开始思考电报的内容。

尽管电报很短，但御手洗已经有一年以上没有针对某个案子给我具体详尽的指示了。对御手洗过去的丰功伟业了若指掌的我，对他所说的话，也就是这封电文，不得不非常珍惜，甚至是感激。虽然御手洗之前给我添了不少麻烦，但是对他所拥有的过人能力，我还是非常尊敬。

虽然我这样写，但心里还是觉得怪怪的，我觉得自己似乎用词不当，其实在这十年间，我对御手洗的感情并不是“尊敬”。

不，也不能这样说，因为很显然的，我还是很“尊敬”他的。但是还不到这种冷静的感觉，总之就是“畏惧”，就像对待不同人种一样，不，这个比喻不恰当，因为事实上他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不同人种。应该说，就像是对待外星人一样。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令他兴奋，也不知道他是用什么魔术能将东西在一瞬间分解，他会从我完全想不到的角度引导我找出答案，在这样的过程中，因为我无法推断出结果，所以他常以取笑我为乐。

他的想法对我来说，是非常遥不可及的，所以我常常搞不清楚状况。老实说，我往往没发现自己在被他嘲笑，总是等到事情过了两三年以后，才终于明白他所说的意思，虽然有些事情是事后才明白的，但大多数的事，我还是不明白。

我对于自己的没用，也就是事情经过两三年之后才终于发现自己是多么丢脸，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尤其剩下我一个人时，更是觉得如此。说起来丢脸，我还常为这事暗自哭泣。我认为，我对御手洗是有友情的，不过，我觉得去思考这件事本身是很愚蠢的，因为友情应该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对等关系上。我一路从自闭的陡坡滚落下来，甚至觉得自己在半路就已经死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关在横滨的马车道的家中。

但是，现在我却能掌握事情发生至今的来龙去脉，应该是托环境改变的福吧！可能是这里的新鲜空气和优美风景的功劳。在横滨，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很痛苦，痛苦到令人无法忍受。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了，即使我和御手洗是对等的，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是惧怕他的，虽然他总是哈哈大笑，每天说些无聊的笑话，但是我常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他就像个魔王，我很畏惧他。

像这封电报，我就完全不了解他的意思，但在这意义不明的句子中，一定包含了魔王的神通能力。他的能力又替他找到了一个很酷的对象。既然他说要“破坏龙”，那么，就必须是“可以破坏的龙”才行。所谓的“龙”，这个建筑物的本身看起来就是一条巨大的龙，而犬坊育子、里美所弹的古琴也是看起来像龙的乐器。龙卧亭显然是不可能破坏的，如果是指琴的话，当然是可以破坏，但又不知道要破坏哪一架；既然他说要破坏，应该就是指矗立在中庭的那尊青铜制的龙摆设吧！

我问过犬坊一男，他说如果我破坏那条龙，他会很伤脑筋的。不包含设计费就要五十万日圆，我怎么做得出这么败家的事？还有，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去破坏？如果有一把大型的锤子或许还有可能，还是说，将车子开到石墙下，绑上绳子，再用车子的力量将它拉倒呢？

我一面写一面想，脑袋越来越清醒了。看了看手表，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在龙卧亭都得早起，而且昨晚并没有睡得很足，但我却一点睡意也没有。如果是可以破坏的龙，就只有中庭的那条龙了。难道他指的是别的龙吗？我心想，除此以外应该没有了，不用怀疑，御手洗总是会将我意想不到的东西带到我眼前给我看。这次也是这样吗？